

文学新观察

气壮山河的长征诗词

易行

泽东诗词中的扛鼎之作。

专家普遍认为，至今还未发现一首可与毛泽东《十六字令》和《沁园春·雪》相提并论的同词牌作品，还未发现一首可与毛泽东《七律·长征》争雄的军事题材律诗，而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比之被推为宋词第一的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毫不逊色，在思想的崇高上、气势的宏伟上，毛词还远远胜出，实现了他青年时期立下的“学不胜古人，不足以学”的誓言。

诗作汇集一起是雄壮的长征史诗

除了毛泽东的长征诗词，还有其他长征人写的数以百计的长征诗词，它们共同构成了唐诗、宋词、元曲之后的又一座高峰。例如曾任陕甘宁边



长征 本版图片来自网络

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在1934年10月从江西余江县的梅坑动身出征时，留守的何叔衡脱下身上的毛衣相赠。在生死未卜的征途上，林感慨万端，写下：“……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赠我锦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深情感人。而在长征伊始，萧克将军就写下《突破镇石封锁线》，还在另一首绝句里描述：“横断澧水与沅江，红旗猎猎耀三湘。声东击西行千里，戴月披星走夜郎。”李真将军当时也记下了突围的情形：“山头迎战赤旗飘，山下围剿饿虎磨。宿鸟归飞云蔽月，竹林惊动犬狂逃。夜驰小径人健步，晓穿戎衣汗水浇。号角连声惊大地，破围砸锁任逍遥。”张爱萍将军在长征途中也写诗多首，有《渔家傲·抢夺娄山关》：“山路崎岖夜暗，滂沱那顾泥泞滩。天降神兵板桥畔，惊敌胆，娄山关上红旗展。”

红军四渡赤水值得大书特书，但郭化若将军却举重若轻：“小桥初架渡天兵，避实击虚妙计生。且听娄山关下战，桥前火把又纵横。”曾率领红军先遣队飞夺泸定桥的聂荣臻元帅当时则写下掷地有声的《吾非石达开》：“大渡河险流，吾非石达开。飞兵天际至，历史重来！”以此回答那些诅咒红军会像太平天国的石达开一样全军覆没于大渡河畔的预言。曾参加南昌起义的李一氓在大渡河畔得讯我军已过泸定桥，喜不自胜：“十七人飞水上蛟，一江烽火两山烧。输

他大渡称天堑，又见红军过铁桥。”后来曾写下壮丽史诗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萧华将军，长征时就写有多首长征诗，他的《突破腊子口》同样动人心弦：“峭峰插云一线天，陇蜀千峰狭道连。秋风夜雨腊河吼，关险防固敌凶顽。绝壁巍岩挡不住，神兵飞下万重山。横扫白军葬深谷，征师高歌进甘陕。”过雪山、草地可以说是红军的绝境重生，但贾若瑜将军却豪气干云，过了雪山写下：“红军志气豪，不怕雪山高。谈笑攀星斗，困难脚下抛。”走出草地便写下：“茫茫大草地，千里无人烟。廿日军粮断，饥寒苦逼煎。搀扶难举步，革命志弥坚。北上披星月，红旗映九天。”在经过千辛万苦到达陕北吴起镇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谢觉哉写道：“露天麦地覆棉裳，铁杖为桩系马缰。稳睡恰如春暖，



天明始觉满身霜。”李真将军从长征开始一直写到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胜利会师，其20多首诗几乎将长征的每个重要节点都写到了。他在《渔家傲·过岷山》中写道：“沐浴风尘征万里，红旗猎猎军威壮。二四雄师齐北上。高声唱，遥望北斗心花放。”在过了岷山胜利会师后，他在《沁园春·会师》中宣告“从今起，会铁军三路，更壮英豪”！

上述这些荡气回肠的诗作汇集在一起不就是一部无比雄壮的长征史诗吗？而为这部史诗作结的，当属毛泽东1936年2月所作《沁园春·雪》，其中的“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其实就是对长征、对长征中的英雄们发自内心的讴歌。试想，每日每时都走在死亡边缘的红军，为了驱逐日寇、“缚住苍龙”，为了“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斗志昂扬地笑着、唱着他们心中的歌，前赴后继。这样的人物，还不是世界上最风流最可歌可泣的人物吗？

唐宋以来无法比拟的文化奇迹

当然，全景式地写长征、颂长征，最豪迈、最雄壮、最凝练也最生动的，还是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有学者认为：“这首诗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通篇看来，毛泽东看待长征，就好像一次狂喜的旅行，并没有什么艰难可言，不过是‘等闲’。”

这是只看到这首诗的表面，还未透视到它的深层。毛泽东在《忆秦娥·娄山关》自注中说：“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并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指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尾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个人的两只脚，长驱两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红军长征最艰难之处，外有十几倍于己强敌的尾追堵截，内有张国焘等的分裂对立，同这些“难”比起来，雪山草地等天险就算不了什么了，就都可以等闲视之了。用难以逾越的天险之难，衬托突



出战胜“人患”之难，正是毛泽东长征诗的高明精彩之处。诗贵含蓄，诗求言外之意。毛泽东长征诗的诗外之意就是：同强敌内患比起来，“万水千山”不仅“只等闲”，而且一过了岷山还“三军过后尽开颜”！因为过了岷山，红一、二方面军与挣脱了张国焘控制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于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了。作为长征领军人的毛泽东能不豁然开朗吗？

因此，可以说毛泽东发表的第一首诗就一鸣惊人、气压千古，而且在长征途中就已引起强烈的反响，并随着斯诺的《西行漫记》走出国门、惊动世界。如果说，自从盘古开天地，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是秦汉汉武帝吉思汗的文韬武略无法比拟的战争奇迹，那么因长征而催生的长征诗，不也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是唐宋以来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一个文化奇迹吗？



散文

摇曳是花的语言

鲍尔吉·原野

夜潜入大地，星星照亮天上的路。这时候，我羡慕那些夜行的动物，它们知道野花的情形。夜色是看不清的浪，一波一波冲击大地，淹没土地、青草和树，夜的水升达楼顶的位置业已饱满。从大地仰望天空，天上仍然澄明。那里没有夜，光如河水一样在空中流动，透出万里迢迢的星的轮廓。

星辰是人们所说的来世。来世远吗？它就在那些星辰上，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只是此世的人无法抵达而已。

花在夜里脱下白天的衣服，换上睡衣。花的睡衣几乎全为白颜色，或浅灰色。见不到蓝色或红色的睡衣，矢车菊或彼岸花换上了深灰色的睡衣。它们把白天穿的蓝衫与红衫挂在星光下晾晒，风以为是风吹走了花的色彩，把这些色彩吹到小鸟的身上。

露水于凌晨时分到达。它们不是雨，也不是泉水。跟你说过，它是露，住在凌晨跳上花瓣和草叶上，没人知道它的来路。黎明前，天的手像揭裱宣纸那样一层一层揭去不愿离去的夜，卷成毯子，存在石头里。天光白一些又像没白，花朵找不到自己的彩衣，经常发生穿错的情形。白日里，有些花朵显出肥大，有的花朵串入其他颜色——如红花带着白边，白花带红边的情况也不是没有，皆因穿错了衣裳。青草如士兵，它们的绿衣是制式服装，穿上一模一样。有些青草的裤子或袖子过长，也是穿错了，不妨明天再换过来。

夜里，不睡的花朵在夜的海水里游泳，每次都可以游到很远的地方。野芍药布满山坡，它周围的青草带着水流的痕迹，这正是被夜的大水冲过来的证据。天亮时，所有的花都不是昨日的野花，它们早已不在原来的位置，只是人记不住野花的模样，忘了它们到底是哪一朵。不知不觉间，野花和青草每夜都在迁徙，像时间一点点离开人们。春天的野花正从南方往北方涌动，比春运的声势更大。荒野、河边和路旁，全是它们和青草的身影。花草们白天睡觉，晚上搬家。天之手用夜色掩护它们的行踪。

入夜，我常常想念田野里的野花。它们固然勇敢，但仍娇美。我想像手指肚大的花盆仍在黑夜里仰着脸，数天上的星星。它们可能以为野花开在天上就叫星星。星辰如此小，也像在风里摇晃。天上的这些星星花脚下的泥土也很松软吗？不松软不便于花在风里摇晃。摇曳是花的语言，述说风向、方位以及与太阳的夹角。天上的星辰全开着小白花，那一定是野菊花。野花密布的峡谷是所谓银河，这条峡谷开满了野菊花。田野里的野花不知道害怕。害怕是什么？怎么害怕？没人教野花害怕，前生的业力也没给它们安装害怕的内心程序。野花在夜里训练自己的听力，夜隐藏了所有的东西，但藏不住鸟的啼叫。夜飞的鸟儿仿佛佛剪掉了翅膀，它的叫声隔着几十米从空中掉下来。野花觉得这是鸟儿往地里种东西。一般说，百灵的、喜鹊的、乌鸦的啼叫落地会长出黄色、白色和紫色的小花。河流的声音在夜里变得鬼鬼祟祟，像藏一样东西却藏不好。河流想把鱼藏进柳树的树洞吗？或用鹅卵石堵住鲑鱼的洞？何在夜里的话，听上去喃喃咕咕。它们商量一件事，参与的声音太多，最后也拿不准主意。

风在夜里放慢了速度。风脱下白天穿的隐身衣，露出黑色的肌肤。野花觉得风在夜里温柔了许多，其实风在夜里也会睡觉，靠着石头或靠着树打盹。风在梦里的呼吸即所谓微风。风有时也会梦游。河面突然吹起一片皱纹，这是梦游的风无端跳舞。野风听到风穿过沟渠，穿过高压电线。河里的咕咚声是风掉进水里，它原本靠在柳树上刚刚睡着。风潜到对岸，往青草身上喷洒露水。

野花在子夜时分入梦，它们握着同伴的手。手握着手睡觉心里安稳。野风像马一样站着睡觉。马如果躺着睡觉就生病了，野花也是如此。它们站着，闭上了眼睛。风声、鸟的夜啼声和小虫爬行的声音越来越远。野花在梦里大步奔跑，它终于看到山坡后面开着怎样的花，红花、蓝花，也有绿的花腰。野花惊醒是因为露水。天高前，每朵花都分到一捧露水洗脸，尽管花不洗脸也比人脸干净，但野花每天都分到露水。它们每摇一摇脖颈，把露水甩到青草身上。

诗词赏鉴·大好河山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王维《使至塞上》诗赏析

钟振振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诗题“使至塞上”，意即出使到达边塞。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四月，时年36岁、在朝中任右拾遗的王维，被派往河西节度使（管辖今甘肃及河西走廊地区）军中任监察御史。这首五言律诗即其初到河西时所作。

首尾二联为散句，纪事。“单车”，一辆车，特指朝廷使者。“问边”，考察边塞的情况。“属国过居延”，倒装句，即“过属国居延”。“居延”，东汉时，凉州（即唐之河西）有张掖居延属国。“萧关”，汉代北方边防线上拒阻匈奴入侵的重要关口，故址在今宁夏固原东南。“候骑”，侦察巡逻的骑兵。“都护”，泛指边疆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燕然”，燕然山，即今蒙古国境内的杭爱山。东汉时，车骑将军窦宪率军大破北匈奴，曾登山，刻石纪功。以上诸名词，都属借代，并非实指。“属国”“居延”，泛指边疆少数民族区域；“萧关逢候骑”乃用南朝梁何逊《见征人别》诗“候骑出萧关”。“都护在燕然”是从“候骑”那里得到的消息：我军大捷，主帅正在前线，尚未回还。

中间两联对仗，除颔联上句自喻，有纪事意味外，其他三句皆写景。“征蓬”，蓬草蓬松如球，草球随风飘转，故古诗词中多用来喻指远行的人。“汉塞”，借汉说唐，泛指北方边塞。“胡天”，泛指北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天空。“大漠”，河西凉州北有沙漠，即今腾格里沙漠的一部分。“孤烟”，或谓戍军用报平安的烽火，燃料为干狼粪，烟直而聚，风吹不斜。“长河”，指流经腾格里沙漠的石羊河。

此诗首、颌、尾三联，虽然中规中矩，但不十分出色。而“大漠”一联，却属于中国诗歌史上描写大好河山极为精彩、经典的名句。从画面上看，“大漠”是块，“孤烟”是竖向的直线，“长河”是横向的曲线，“落日”是圆，图案简净而明快。从颜色上看，“大漠”是黄色，“孤烟”是灰白色，“长河”是青色，“落日”是红色，对比强烈而和谐。从修辞上看，二句十字，字字寻常，但组接成联，则气象宏阔，每个字的效应都达到了最大化。从声韵上看，其间五个仄声字，四个用了短促、激切的人声，完美地配合了所写景致的肃穆，所抒情调的苍凉。由于文化人的少，一流文学家去的更少，古诗词中描写西北绝域风光的杰出篇章则格外罕见。物以稀为贵，文以稀见珍，王维这两句诗的文学史意义与美学价值，当作如是观。

散文

故乡不故却如故

何南

“三皇故都，万代敬仰。圣哲老子，举世名扬。诗经陈风千字文，先贤妙手著华章……六千年留下九州胜迹，根脉文化，源远流长……”这是我家乡的市歌啊，雅致的歌词、刘和刚磁性的嗓音像两只手，一下抓住了我。

忽想起屠格涅夫这样写其故乡：“空气里仿佛弥漫着鲜牛奶似的味道！”谢冕先生笔下的故乡则是这样的：“水牛的反刍描写着漫长中午的寂静。”又想起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凤凰、张爱玲的上海……于是，浓烈的乡愁便氤氲上来。

回老家一趟！我终于下了决心。乡心一起，诸神让路，时间舒缓而流畅。



放，男子的恋且惆怅，浓结于字里行间。“宛丘”是淮阳的古称。

周口是老子故里。一部《道德经》，启万世之智。

周口又是陈胜、吴广建立张楚政权的地方，史称郟陈……

周口，其地之“故”，实有其“故”。

然而，一下火车，我便感受到家乡的变化了：火车站是新建的，轩敞气派；路是新修的，宽阔平坦，干净整洁；远远近近，楼是新成的，不乏超过100米的“超高层建筑”；天是蓝的，白云像PS上去的那样轮廓清晰……变了！家乡变新了！

小时候我就编织着一个文学梦，但这样的梦让从未远离过农村老家低矮柴门的我产生了怨尤：为什么周口没有开阔的水面呢？否则我或许也会被赋予谢灵运般的如仙灵气了；为什么周口没有厚重的历史和源远流长的文化呢？否则我或许就能具备写出《千字文》的周兴嗣那样的如江才华了。直到渐渐长大，眼界渐渐开阔，我才知道，谢灵运、周兴嗣，原是我的一级老乡啊。直到在龙湖的波上泛舟，荷间听雨，我才羞愧地发觉，我对自己的家乡一无所知。

然而，家乡丝毫并未厌弃我，也没有责怪我甚少回到她的怀抱，而是一如既往地欢迎我——清新的空气、热烈的风、明艳的笑容……都是她的使者。酒店里，酒菜是配角，深情才是主题，亲朋挚友恨不得把整个春天的花香都给你——又如何不从身到心的温暖？

醉了，醉倒在浓浓的乡情里。现在我要说，即便家乡没有如此厚重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她仍然让我魂牵梦萦；即便家乡没有现在的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即便她如过去一样小而旧，但在我心里，在如我一般的游子心里，在被沙颍河的碧波淘淘过的所有心灵里，她仍然是“大周口”。